

教师办公室 Lehrerzim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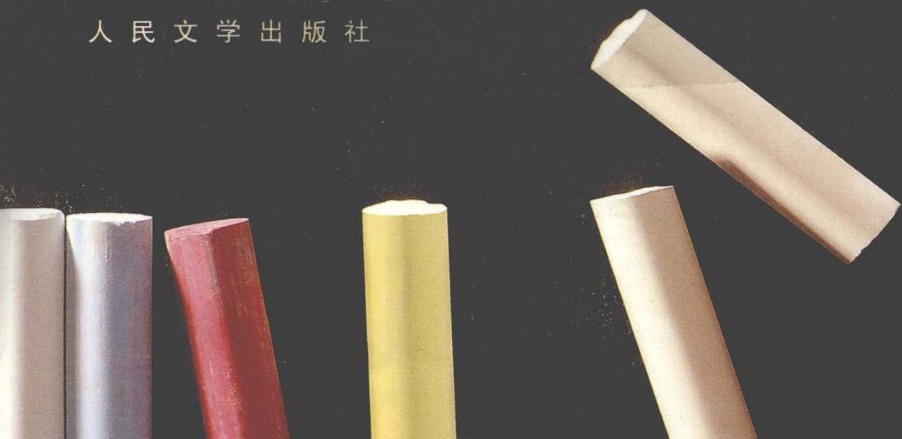
[德] 马尔库斯·奥茨 著

Markus Orths

潘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师办公室 Lehrerzimmer

[德] 马尔库斯·奥茨 著

Markus Orths

潘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4114

Markus Orths

Lehrerzimmer

© Schöffing & Co.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办公室/(德)奥茨著;潘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33-4

I. ①教… II. ①奥…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141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0 千字

开 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插页 2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33-4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者前言

通过柏林文学之家 (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 的联络,在上海见到了马尔库斯·奥茨。眼前的这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对不上号”。我想象中的《教师办公室》(Lehrerzimmer)、《房间女侍》(Das Zimmermaedchen) 等或噱头连篇、或晦暗惊悚的小说的作者应该有点儿玩世不恭,有点儿恃才傲物,有点儿狡黠深邃,但这些想象与我对面的马尔库斯·奥茨都不沾边儿。他的不高不矮的身材、不太有棱角的相貌、舒缓的语调、简约的手势……凡是能从外部观察到的,都给人一种温和、内敛、近乎平淡的印象。

再看看马尔库斯·奥茨的履历,也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1969 年生于杜塞尔多夫附近一个

人口六七万的小城,高中毕业后去弗莱堡上大学,专业组合是稀松平常的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英美语言文学,毕业后当见习教师,后来在一个九年制中学获得正式职位,一切一帆风顺、平淡无奇。但马尔库斯·奥茨的人生却在这已经铺就的平滑轨道上来了一个陡转,起因也许正是他命中注定应该从事的职业——写作。

马尔库斯·奥茨迄今刚刚十年的作家生涯是直线上升式的:2000年,初出茅庐的他即获得“柏林文学工作坊”颁发的 **Open Mike** 新人奖,这个对德国新文学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奖项无疑引起了文学界对他的关注;2001年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抬棺人》(*Wer geht wo hinterm Sarg?*) 获得相当的好评,故事怪诞诡异、引人入胜,语言于平实中见功底,作者显示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以及谋篇布局的技巧。2003年马尔库斯·奥茨的创作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身体》(*Corpus*),克里斯托弗和保尔两兄弟少年时无意害死了父亲,后

来成为天主教神甫的克里斯托弗在多年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他试图通过反思来重新找回自我。小说涉及了罪责、解脱、肉欲、信仰等严肃且沉重的题材,人物感情细腻,语言富有音乐性。仿佛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创作才华,还在同一年,马尔库斯·奥茨就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教师办公室》,小说中完全不见第一部长篇里的沉重和忧郁,而是极尽讽刺、夸张之能事,揭露了德国中学教育制度的弊端,让读者忍俊不禁,不忍释卷,读到最后、笑到最后。很快这本书就上了畅销排行榜,迄今已再版十余次。获得了读者认可的马尔库斯·奥茨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接连创作了历史小说《卡塔琳娜》(Catalina,2005年)、短篇小说集《尝试逃避》(Fluchtversuche,2006年)、心理小说《房间女侍》(2008年)以及新近出版的《隐身帽》(Tarnkappe,2011年),后两部小说都以隐藏自我为主题:房间女侍琳恩藏身旅馆客房床下,逃避自己的孤独,办公室职员布洛赫则头戴隐身帽,为所欲为,试

图摆脱无聊的平庸生活。2009年出版的《奇思怪想》(Hirngespinnste)则可视作《教师办公室》的续集,人物和风格都有连续性,只不过揭露讽刺的对象变成了文学的生产者——作家和出版社。

《教师办公室》不仅是马尔库斯·奥茨迄今为止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也拥有最多的作家个人色彩。和小说中的主人公克拉尼希一样,马尔库斯·奥茨也曾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戈平根市的一所中学里当过教师,小说中只是将学校的名称换成了艾格中学。虽说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都被极度地漫画化,但仍有许多人物都可以在马尔库斯·奥茨当年的同事中找到原型,情节描写也是以现实中的学校生活为基础的。

小说开篇,主人公克拉尼希数星期足不出户,夜不成寐,只等着教育局的电话,通知他被录用的消息。夸张的描写使德国青年一代对失业的恐惧和未来的忧虑跃然纸上,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克拉尼希选择了对职业生涯中的荒谬之处采取妥协的态

度。

就职谈话时，克拉尼希听到的不是“为人师表”、“勤勤恳恳”一类的训诫，而是校长霍林格尔向他揭示的所谓“学校生活的秘密”：“支撑整个学校教育系统的有四个支柱：这些支柱他称之为恐惧、抱怨、假象和谎言。”校长是学校里最大的恐惧制造者，他通过官僚主义的教师考核制度以及无所不在的秘密情报系统来维持他的权威。每个教师随时可能被叫去回答各种问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监视，并被汇报给校长。这样的做法使得学校里人人自危，气氛压抑，“恐惧感需要出气孔，没完没了的不断重复的抱怨就成为恐惧发泄自己的方式”，但抱怨归抱怨，为了维持学校系统的运转，大家还要齐心协力制造假象，编造谎言，来粉饰太平。校长霍林格尔虽然在学校里实行高压统治，但他并不是恐惧的最初源头，而是教育局的帮凶。被称为“白衣人”的教育局检查团会像防暴警察一样突然闯入学校，进行突击听课、突击调查，甚至采用刑侦手段，自

然会使老师们万分紧张,而接踵而来的降级、调离等处分更是大家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归根到底,教育局也不是恐惧感的发明家,他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也是迫于学生家长施加的压力。家长害怕学校里会采取对自家孩子不利的举措,发生对自己孩子不利的情况,动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个人利益,使成为被告方的学校和教育局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如此一来,一个恐惧的怪圈形成了,各方都被这个怪圈所拘囿,使得学校系统畸形地支撑在上述四个支柱之上,而学校生活的真正核心内容,即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却被边缘化,变得无关紧要。小说中描写了以某次“大调查”为背景、旨在提高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改革,教育局除了出版《教学指南》,帮助教师“引导学生自觉完成各种富有创造力的成果”,另一项工作就是针对家长提出的创造力“如何”评价,另外还有创评问题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在校成立“创造力评价标准制定委员会,制定创造力评价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受约束、肆意蔓延的创造力可

能造成的混乱中埋伏下一根维持秩序的线索,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免受各种法律形式的攻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学生搞清楚老师对学生的期望是什么。”这一情节的真实背景是德国在全球不少发达国家参加的针对中学生基本素质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isa)调查中名落孙山,如果真如小说中所写进行改革,恐怕不会收到什么效果。

小说的结尾处,克拉尼希终于不能忍受艾格中学荒谬的制度,以英雄的姿态反抗了校长,隐姓埋名,在一个红衣人的引导下逃往黑森州,准备接受法兰克福一所学校的职位,不成想迎接他的是另一个霍林格尔式的校长,他的命运看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为了小说的幽默效果,马尔库斯·奥茨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法,冗余辞藻的故意堆砌、自造的貌似专业词汇的怪词、漫画式的人物,夸张、错位、不对称的情节,等等;小说中没有直接的对话,只有间接引语,据作者称,他因为觉得对话很难写,才采用了间接引语的形式,结果反而出乎意料,增加了讽刺的效

果;文中当然还有不少的文字游戏,这对翻译来说一向是很大的挑战,实在无法译出的只能加上注释,帮助读者理解,但笑料却失去了,不能不说是翻译中的遗憾。

潘 璐

2011年8月19日

前 言

我三个星期没敢迈出过家门,因为害怕错过那个电话。我告诉所有认识的人,禁止他们给我打电话。任何事情都不重要,我告诉他们,都可以在那个电话之后再说。当头一个星期里电话铃叮当响起时,正是一大早,我正在冲澡。我浴帘都没来得及拉开就冲了出去,差点儿滑倒,在答录机接通之前,刚好跑到电话机旁。我只听明白了一个词“问卷调查”,就把听筒扣回叉簧上。我紧张地浑身颤抖,一丝不挂、满身是水地坐到沙发上。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早上冲澡的习惯。我托一个邻居帮我买了一部无绳电话。早上四点,在打电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的时候,我把旧电话从接线盒里拔出来,把新的插进去。然后我在听筒上拴一根绳子,把它挂在我的脖

子上。我想,这样再也不会出问题了。我让一家送餐公司每天给我送饭,我脖子上挂着电话,可以很从容地给送餐的人开门。然后我就坐在屋子里等着。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到刚刚能听见的最小音量。没有心情看书。我开始抽起烟来。每天凌晨四点钟,我都会按一下接听键,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正常,直到我听见空线音,才敢考虑睡觉的事。我总是想起那些培训班上讲的恐怖故事:有少数一些人,在通话时段居然找不到人:简直是胆大包天,对自己和自己的生
活完全不负责任。据说,有一位居然在通话时段度假去了;还有一位虽然接了电话,但时间却是星期六晚上十点,这位显然脑子进水的家伙竟然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不要打电话,现在是周末,他有其他的事情,请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当协调员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整个培训班的人止不住地爆笑起来。我脑子里想象着,如果我错过了这个电话,后果将会如何:一生将在桥墩底下度过,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过夜,绝望,恐惧,寒冷。但一摸到在我胸前晃悠的

电话,我就又安心了,我对自己无可指责,我是找得到的,随时,二十四小时,除了每天凌晨四点钟的那一秒钟。在这几周里,我变得不修边幅,放弃了刮胡子,每天早上只往脸上撩一捧水,长出了黑眼圈,因为我睡眠太少,该上床的时候却在屋里走来走去。当三周之后电话铃终于响起来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第一声铃响时居然僵住了。第二声铃响时,我的手才紧紧抓住听筒,却发现,我挂在脖子上的绳子太短了,无法把听筒直接放到耳边,我得先把绳子像项链一样褪下去,然后才能按接听键,第三声铃都响过了,我却还在跟那根绳子纠缠。终于,我把电话放到耳边,声音沙哑地说道:喂?打电话的是我妈。我简直哑口无言。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可我压根就没有听进去。几秒钟后我打断了她。她是不是疯了,我喊道。她怎么能现在打电话,在十点二十的时候?她知不知道,这个时候的通话可能性最大?难道她不知道我现在处于什么时段?我挂断了她的电话。整整过去了二十秒钟的时间。我想,如果协调人正好和我妈在同一时

间打电话会怎么样？就在刚才那二十秒钟里？我想，如果他听到占线的声音，立刻挂掉，接着给名单上的下一个候选人打电话怎么办？我诅咒自己动作太慢，我对自己说，我真应该立刻把线掐了，毫不犹豫，在我妈说完头一句话之后，在她说完是我之后，我就应该按键，让线路畅通，但是我没有，我竟然纠缠于那毫无意义的谈话，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然而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不应该惊慌失措，我必须更镇定、更专注。我剪了一根新的、更长的带子，摘电话时就不会再有麻烦。从此以后，我每天参禅打坐几个小时，好让自己心平气定地来接这个电话。只要有可能，我就把电话拿在右手里，好在电话铃响时一秒钟也不耽误。我写了一张大大的字条，把它放在客厅桌子上，上面写着：“不接电话，除了那一个。”那个电话在八月二十日十七时二十四分找到了我。我坐在电视机前，心情平静。我用花了好多个小时练就的熟练动作把听筒从脖子上摘下来，报了姓名，当听到“教育局”一词时，我从沙发上滑下来，跪到地板上。

第一章

我穿过桥下通道,看见墙上的瓷砖已经被刷的发白,头顶上滴滴答答地漏水,一个老头儿在拉手风琴,唱着他家乡的什么调子,我停了一会儿,往他的蒂罗尔毡帽里扔了一枚硬币。而后我上到桥面上,跨过那条叫菲尔斯的小河,沿着乔恩街向前走,汽车的轰鸣声,垃圾,几乎无法呼吸的空气。在“春露”餐馆门前,一个跑堂的正在撑起遮阳伞。我拐弯,向右,迈进了学校。我走进秘书办公室,说,我要见校长。又补充说,是约好了的,十一点。回答是,校长正在开会。我边等边端详了一下秘书办公室的前台和墙上挂的照片:脖子里绕着绳子的老师们,前排两个男人,一个胖一个高,他们手里抓着绳子,头上顶着有“州教局”字样的棒球帽。稍后我被

叫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指了指他对面的一把椅子。我坐下。校长说到,他是那个将给我写评语的人。什么评语?我礼貌地问道。他说,年终评语,每年年底都要写的评语,他,校长,写这个评语,他亲自写这个评语。评语,他说道,将决定我的前途的平坦、曲折。我居然不知道评语有什么意义,真是闻所未闻!评语,他说道,对老师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只关心评语,其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毫无意义。对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及时了解到情况,他补充道,任何事情,他说,都不可能对他隐瞒,一切在年底都会摆在他的面前,尤其对新来的人,他会按照规定尽量详细地了解他们。我向他点了点头,不为所动。为什么,校长边问边打量着我,为什么我不住在戈平根?我说,我迄今为止还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校长打断我,没有机会是什么意思,这不能称其为理由,我两周前就已经接到了通知,会到戈平根、到艾格学校来,没有机会,他说,这可不是个好开头。什么时候,他问,我打算搬家?尽